

《山海经》中的“人蛇组合”形象

孙子涵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山海经》是我国先秦时期记载物产、风俗、山川、地理等方面的一部古籍奇书,反映了远古先民在原始思维模式下对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书中记载了不少“人蛇组合”的形象,并常以始祖神、山神、天神、凶神、奇人等身份出现,具有“人面”、“蛇身”等特征,展现了先民瑰丽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本文简要概述了《山海经》中出现过的“人蛇组合”形象,并深入探究人蛇异体建构形象背后蕴含的复杂文化因素,其中包含了远古先民的生殖崇拜、图腾信仰观念以及他们特殊情感的映射与缩影。

关键词:《山海经》;人蛇组合;生殖崇拜;图腾信仰;情感映射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时期充满神话色彩的一部古籍,也是记载远古时期地理、物产、动植物、巫术、宗教等方面的一部奇书,体现了远古先民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正如杨义先生在《〈山海经〉的神话思维》中指出:“《山海经》幻想之至为奇特者,是模糊人、神和禽兽的种类界线,以怪诞性或夸张性的想象重新组合异物形态,在人、神、兽的形体错综组接的形式中,容纳了人性、神性和兽性的杂糅。”[1]《山海经》中记载了不少充满奇幻色彩的“人蛇组合”形象,体现了人、神、兽性杂糅共生的精神特质。这里所说的“人蛇组合”,一般是指神、人、妖、兽或其他事物兼有人的特质和蛇的特征,大多是由人的面孔与蛇的身体共同嵌合而成。本文以人蛇异体构建的奇特形象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其背后蕴含的复杂文化因素,以找出“人”与“蛇”之间存在的精神联系与文化内涵。

一、“人蛇组合”形象概述

在《山海经》中,先民利用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造出不少“人蛇组合”的形象。其中有创世育人的始祖神灵,有善于控水的凶神妖兽,也有寿命极长的异地奇人,暗含了先民复杂丰富的情感色彩,现对此进行简要归纳。

(一) 始祖神

《山海经》记载的“人面蛇身”的始祖神形象,大致如下所示:

1.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山海经·大荒西经》)

晋代郭璞为《山海经·大荒西经》作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

2. 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飧食之，伯天下。（《山海经·海经·海内经》）

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释：“此名曰‘延维’的‘人面蛇身’、‘左右有首’的苗民所祀奉的神明，实即交尾的伏羲、女娲。”

（二）山神

古时，人们常把主管某山的神灵称为“山神”，并常常在山上祭祀山神，以求得年年粮食丰收和生活平安。《山海经》中“人面兽身”的山神形象有很多，体现了远古先民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观念。其中关于“人面蛇身”的山神形象，书中记载有以下几处：

1.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神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

2.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胥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山海经·海外北经》）

晋代郭璞作注：“烛阴”时认为烛龙与烛阴乃是同一物：“烛龙也，是烛九阴，因名云。”

3. 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山海经·山经·北山经》）

4. 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山海经·山经·北山经》）

（三）天神

天神是华夏神话体系中的天上诸神，包括了主宰宇宙之神和主管日月、星辰、风雨、生命等天上神灵。《山海经》中“人面蛇身”的天神形象，其记载大致如下：

1. 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而蛇身。（《山海经·海内北经》）

2. 窫窳¹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山海经·海内西经》）

（四）水神

共工，也称共工氏，是上古时期西北著名的洪水之神，其相关记载大致如下：

1.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祆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山海经·海内经》）

2. 共工人面蛇身朱发。（《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后纪二》注引《归藏·启筮》）

（五）凶神

《山海经》中有很多以动物的某些身体部位嵌合而成的凶神、恶兽形象，人们大多对它

¹窫窳又称窫窳。关于窫窳的外形，《山海经》中有三种不同的记载：《山海经·海内南经》称其“龙首”，《山海经·北山经》称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山海经·海内西经》称其“蛇身人面”。本文这里引用的是第三种记载，其他版本暂不做解释说明。

们避之不及，认为遇之则不吉不祥，其中“九命相柳”的形象较为人熟知，其相关记载如下所示：

1. 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山海经·海外北经》）
2.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歆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山海经·大荒北经》）
3. 相柳，蛇身九头，食人无数，所到之处，尽成泽国。（《山海经·海外北经》）

（六）奇人

《山海经》一共记载了三十多个怪异的国家，而在这些国家里又生活着很多奇异的人种。其中关于“人面蛇身”的奇人形象，记载如下：

1. 轩辕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
2. 有轩辕国。江山之南栖(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山海经·大荒西经》）

二、“人蛇组合”形象反映出的先民观念

《山海经》中出现了很多人蛇异体嵌合的现象，人与蛇异体构建的形象蕴含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因素，体现出先民精神世界与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嬗变。通过分析人蛇组合形象背后蕴含的复杂因素，探究人与蛇之间密切的精神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远古先民的精神体系和价值观念。“人首蛇身”的形象在《山海经》中大致趋于两种类型：一种为具有正面意义的神祇或瑞兽，另一种则是象征着祸端不祥的凶神或妖兽，包含了先民极为不同的情感色彩，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某些奇特自然现象的独特理解，也表现出先民对旺盛生命力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一）渴求顽强的生存能力

《山海经》中对蛇生存的自然环境有诸多描述，如《西次四经》：“是山也，多木无草。鸟兽莫居，是多众蛇”。《南次二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蛇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是一种分布比较广泛的动物。它们虽无四肢，但活动起来却灵活自如。此外，蛇的体型各异，大型蟒蛇缠绕力量强大，可口吞巨物，小型蛇类行动灵活，陆地、水下均可生存，有的甚至含有致命剧毒。由于觅食需求，蛇常会到人们家中捕猎家禽，甚至攻击人群，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在与蛇类对抗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自己常常处于劣势，便把蛇视作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生物，自然而然地对蛇产生了恐惧害怕的心理，之后又因畏生敬，慢慢地敬而远之。

此外，蛇可在冬眠中不吃不喝，僵而不死，经历蜕皮后重新长出新的皮肤。这些独特的生存能力给先民们带来了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与认知震撼。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思维未被开化的人们难以解释这些奇特的自然现象，便认为蛇是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强大生灵，这也成为了古代先民对蛇产生崇拜与敬畏之心的原因之一。蛇可在寒冬经历短暂的冬眠而醒，经

过蜕皮后重新长出新的皮肤组织，这些独特的生存现象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在当时被他们视作是一种能够死而复生、甚至永生不死的神秘能力。生老病死一直是人类不断探索的话题，对死亡与病痛的恐惧也从未离开过人们的内心。从远古时期开始，先民就不断幻想着如何拥有死而复生、长生不老的神秘能力。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尚未完全开化，周边的生存环境又极为恶劣，洪水泛滥、疾病横行、猛兽攻击等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先民的存活率低下且寿命也极其短暂，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极其顽强的生存能力便成为先民崇拜向往的对象之一。于是先民逐渐把自己对生存的渴望寄托在蛇身上，慢慢把蛇作为一种具有神性的自然生灵加以崇拜，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蛇群对人类的伤害，甚至希望能够通过对蛇的崇拜与敬仰获得它们的庇佑，甚至获得蛇身上顽强的生存能力与旺盛的生命力，以此完成部族内部繁衍生息的重大任务。

（二）崇拜强大的生殖能力

远古时代，自然环境恶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认知水平也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凭借渺小的人力与大自然博弈，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多地是去适应自然。但当时自然灾害频发、疾病瘟疫盛行、猛兽出没等恶劣的生存条件，严重降低了后代的出生率和存活率，导致人们的存活寿命也极其短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减少死亡的威胁，顺利生存繁衍成为困扰人们的一大问题。于是，强大的繁育生殖能力便成为了先民极其向往的对象之一。而蛇类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水陆皆可生存，行动灵敏，体温还可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随时调节。它们不需要在寒冷的冬季辛苦觅食，仅需通过短暂冬眠，等待来年回春温度上升后便可自己苏醒，重新进行交配繁殖。并且蛇的繁殖能力很强，一般一次可产十条左右。在春季初夏时节，人们常会在田地里看到两条蛇交尾繁殖的场景，甚至会把这种动物交配的自然现象视为一种吉祥的征兆。先民通过总结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教训，认为蛇是具有强大力量的神秘生灵，冬日僵而不死、可蜕皮再生的能力都给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当时的条件下，先民难以解释这种奇特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但却极度渴望获得像蛇一样神秘而强大的生殖能力，并希望能够通过繁育后代的方式来稳固族内成员的数量，以保证自己部族内部的繁荣昌盛。

远古时期的先民将自己的生殖崇拜延续到蛇的身上，通过自己丰富瑰丽的想象，将寓意着生殖能力的蛇尾附加在人的身上，创造出了半人半蛇的神灵形象，希望能够通过与蛇建立某种联系来获得强大的繁育生殖能力。《山海经》中对女娲有这样描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意思是说：“大神女娲的肠子化为了十神，很多神人居住在栗广的原野上，就像肠子委地似的横截了道路”，这就是最早的尸身创世说。后来，晋代郭璞为《山海经·大荒西经》作注时说：“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这点明了女娲“人面蛇身”的始母神形象，并且先民还把“肠”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一种象征，把女娲称作“大地之母”，认为她主管人世间的姻缘送子之事。而“肠”的形状与“蛇尾”相似，蛇又是通过交尾的方式进行繁殖，其中隐喻了女性承

担着孕育后代重大责任的文化心理。关于伏羲的蛇身形象，《山海经》中虽未明确记载，但我们可在后世书籍古图中寻找依凭。《帝系谱》中曾记载：“神农牛首，伏羲人头蛇身。”后来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中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展现的便是“人面蛇身”的女娲和伏羲互相交尾的画面。伏羲与女娲连体交尾的蛇身，象征着先民们对生存与繁衍的追求，代表了开天辟地后大地万物的化生。因此，中国神话体系中的始祖神女娲和伏羲“人面蛇身”的形象，便可以理解为是远古时期先民们生殖崇拜下的一种文化隐喻，代表着先民们对强大生殖能力与旺盛生命力的追求与向往。

（三）体现原始部落的图腾信仰

“图腾”一词来源于北美印第安语中的“totem”，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我们一般认为图腾文化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多凭借渔猎、采果等方式生存，既不清楚男女生殖的具体缘由，也不懂得自然和宇宙的运行方式，对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更是难以解释。而动植物尤其是动物，与人们的关系十分密切。于是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认为，男女生殖是周边动植物产生的作用，并试图通过与动植物建立联系的方式来解释妇女生育的原因，甚至把很多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把它们当做祖先的化身或转世，认为自己部落的成员均是由图腾繁衍而生。后来，人们的思维认知不断深化，对自然的认识逐渐变得理性和深刻起来，逐渐明白了人与动植物之间有很大区别，便不再一味地将男女生殖与动植物的影响联系起来，也不再蒙昧地认为部族图腾能够生育人类。但长期以来的图腾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于是人们便延续传统并加入新的元素，逐步把图腾作为自己部落的保护神，并相信本部族的图腾能够庇佑氏族内部的成员，逐渐形成了原始社会早期的图腾信仰。

蛇在我国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动物，分布范围广泛，水陆皆可生存，还能够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命力顽强。它们虽无足却可迅速移动，行动灵活，食物来源广泛。大蛇嘴巴的张合力与消化能力很强，而小蛇体型虽小，却含有致命剧毒。此外，蛇可经冬眠期内不吃不喝，僵而不死，蜕皮后能再次长出新的皮肤组织。这些奇特的生理特点给先民带来了极为强烈的认知震撼，并且在与蛇类较量的过程中，又逐渐发现自己并不占优势，自然对蛇产生了畏惧心理。在见识到蛇可冬眠而醒及蜕皮再生的神奇能力后，先民难以理解其中缘由，只能凭借自己对自然的主观感知进行判断，认为它们具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大复生能力，便逐渐敬畏蛇、崇拜蛇，并把蛇当成一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有的部落更是表现出对蛇的喜爱与敬仰，并把蛇作为自己的氏族图腾，使之充当部族的保护神。发展到后来，蛇图腾的原始崇拜便逐渐扩展开来，并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先民又开始改造祖先的形象，巧妙地将人体与蛇尾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人面蛇身”的始祖形象，并以此为自己部族的图腾标识，祈求一并获得超自然的力量与远古先祖的生存智慧。这其实是先民在超自然力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时的一种精神寄托，希望通过图腾崇拜的方式寻求上天神灵庇佑。在这种情感机制下，先民根据现实生活当中的经验，巧妙地将蛇尾加在人的身上，希望通过与蛇建立某

种联系来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强大力量，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其实，远古先民对蛇图腾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归根结底还是源于生殖崇拜。远古时期，人们还未完全开化，行为比较野蛮粗陋，大多居于阴暗潮湿的山洞，每日茹毛饮血，还不断面临着雨水侵袭、疫病传染、猛兽攻击、蛇虫叮咬等极端情况，所以人口的生育、存活率极低，寿命也极其短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强烈渴望能够子孙绵延，部族昌盛。但当时，先民尚不明白男女生殖之事，于是便把这种繁衍后代的现实诉求寄托在图腾信仰上，希望自己的部落图腾能够庇佑子孙后代绵延不绝。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的思维逐渐转化，认知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通过直接观察理解了男女之间授精生子的过程，才慢慢扭转了图腾育人的思想。但由于家族部落的图腾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便作为一种文化习俗保留了下来。闻一多先生在自己的著作《神话与诗》中认为，图腾是各个聚族而居的古民集团为对付风雷电、飞禽猛兽而各奉一凶猛动物的监护者。女娲造人补天，伏羲发明八卦，一向被我们奉为天地混沌初期创世的始祖神。而他们“人面蛇身”的半人半兽形象，正是远古时期先民们图腾主义的遗迹，这表明图腾信仰逐渐成为人类始祖的一种存在形态，也是先民们思维和认知模式慢慢进步的映射和缩影。先民在崇拜、敬畏蛇的同时，也会缅怀自己的祖先。一方面先民们敬畏蛇、崇拜蛇，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像蛇一样强大的生殖与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人们又崇拜自己的祖先，这是人类肯定自我智慧与力量的表现。先民在蛇身上寄托了自己对繁衍生息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愿景，体现了先民对某些奇特自然现象的独特认知方式，这也正是远古时期人们的一种“自然与生活哲学”。

（四）恐惧厌恶心理下的情感映射

远古时期，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大地上丛林纵生，沼泽遍布。黄河流域的洪水也连年不断，再加上常年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导致土地贫瘠不堪。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暂时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只能一味地适应自然，凭借渔猎等方式谋生。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导致了人们的生育与存活率极低，寿命也极其短暂。灾害、疾病、死亡等因素的存在成为了困扰先民繁衍生息的重要问题。但人们渐渐发现生活在周边的蛇类虽没有四肢，却行动灵活，速度极快，对环境的适应性也很强，水陆皆可生存，有的甚至含有致命剧毒。它们时常因为觅食而攻击家畜，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与蛇进行较量的过程中，先民逐渐发现自己不占优势，难以抵抗攻击力、抵御力都很强的蛇类，大多情况下只能靠躲避来减少伤害与损失，便逐渐对蛇产生了害怕、畏惧心理，人人都避之不及，甚至可以说是厌恶和抵触。在遭受到蛇不断的骚扰与侵袭后，备受煎熬的人们最终难以掩饰心中对蛇的恐惧与愤懑，便把毒辣、邪恶、阴险等充满贬义色彩的词汇用在蛇的身上，使蛇逐渐成为了冷血、无情、恶毒、丑恶等不良性格的代名词，甚至被人视作是“五毒之首”。

在这种消极印象的作用下，先民们将蛇尾与人面结合起来，用人面代表人们的某些性格弱点与阴暗面，用蛇尾代表蛇类，象征邪恶、冷血、残酷、无情等性格特点，创造出一些不

吉不祥的凶神恶兽形象，使之成为邪恶、丑陋、狠毒、冷血等不良性格的化身，借此告诫人们尽量远离这些凶神妖兽的残害，并宣泄人们心中的怨怼不满之情，甚至希望能够有英雄人物现身，替天行道，除去这些残害生灵的丑恶怪物，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歆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这里点明了相柳是“九头蛇身”的凶神形象。据说，相柳是共工的部下，长有九个人头，蛇的身体，体含剧毒，它所喷吐的地方，大多形成了沼泽大河，气味极其辛辣苦臭，其他动物都难以生存。后来大禹为了治理洪水，最终除掉了相柳。但他的血却腥臭无比，所流经的地方寸草不生，无法种植庄稼，其他地方则大水漫布，人们难以在此生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九”是最大的个位数，表示“多、大、高”等意义，而“九头”代表九条性命，表示了凶神相柳具有像蛇一样顽强的生命力，“人面”则代表了相柳具有人的面孔和人的某些性格特点，是人和兽类的结合体。身为水神共工的部下，相柳居水而生，善于控水来制造祸端，体含致命剧毒，具有蛇水陆两生、体内含毒的生理特点，综合起来便形成了相柳“九头蛇身”的凶神形象。相柳本是九头海妖，善于控水，相传是因妨碍治水而被大禹斩杀。因此，后世人们便常把它与洪水泛滥的现象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认为是远古先民在认知受限的条件下，对当时洪水四处泛滥现象的一种解释，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渴望英雄人物现身救世的美好愿望。

三、结语

在《山海经》中，先民通过日常生活中对蛇的观察，利用自己丰富瑰丽的想象力，巧妙地将蛇尾与人面结合起来，创造出许多“人首蛇身”的神灵或妖兽形象，为后世神话提供了很多鲜活的素材。但囿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知条件受限，在构造这类形象时，只能简单依照事物的外观与人体直接组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内心深处对旺盛生命力、生殖力的渴望与追求，通过动物的外形展现出来。其中蕴含的核心精神，是人们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时的一种情感寄托，希望通过这些神灵、异兽的形象表达自己的现实诉求与美好祈愿。对《山海经》中“人蛇组合”的形象进行概述与探析，不仅能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先民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先民的认知体系、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 [1] 杨义.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03):1-10.
- [2] 宋志玛. 谈《山海经》中的蛇形象[J]. 衡水学院学报, 2009, (02):33-35.
- [3] 龚维英. 烛龙神话溯源[J]. 民间文学论坛, 1986, (02):67-69.
- [4] 闻一多. 伏羲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5] 赵生军. 中国古代蛇图腾崇拜刍议[J].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4):59-62+64.
- [6] 刘伟. 略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J]. 嘉应学院学报, 2004, (05):14-18.
- [7] 况国高. 蛇, 上古人类的食物和工具——《山海经》“蛇”研究之一[D].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 2007.
- [8] 陈宇卓. 图腾与生死:《山海经》变形神话探析[J]. 今古文创, 2023, (48):7-9.
- [9] 李艳, 黄瑛. 中西蛇文化的神话解读[J]. 科教文创, 2013, (01):98-99.
- [10] 陈灵英. 《山海经》“人兽组合形象探析”[J]. 名家名作, 2023, (02):25-27.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image of "Human Snake Combination"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Sun Zih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is an ancient book in pre Qin China that records resources, customs, mountains, rivers, geography, and other aspects. It reflects 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some peculiar natural phenome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y ancient ancestors in their primitive thinking mode. The book records many images of "human snake combinations", often appearing as ancestral gods, mountain gods, heavenly gods, ferocious gods, strange people, etc., with features such as "human face" and "snake body", showcasing the magnificent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of our ancestor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s and snakes" image that appears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explores in depth the complex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snake variant image, including the reproductive worship, totemic beliefs, and the mapping and reduction of their special emotions of ancient ancestors.

Keywords: Shanhaijing; Human snake combination; Reproductive worship; Totem belief; Emotional mapping